昙花

◎汪青拉姆

血迹在白纸上沁开时
活像一朵昙花的盛放

我一直爱慕昙花
惊鸿一夜
胜过杂花杂草庸淡一夏

血迹蓦地溢出梦境
像奶奶故事中骑着黑马的黑衣少年
吞噎卡在咽喉处的爱情

乡城

◎泽仁拉姆

硕曲悠悠，像一条生命的纽带，静静地勾连着山川旖旎、麦田绿意、田园纯粹和岁月的静谧，轻唤沉睡两岸的生灵，去寻找，嘹亮山歌的踪迹。

孩童们在鹅卵石丛中，踩着汩汩水声，光着脚丫在隙罅中寻觅游弋的蝌蚪，专注而倔强的神情，轻透着别样的坚韧。噗通一声，高个少年摇摇晃晃栽坐在水中，激起的银铃般笑声一瞬勾起我童年清晰而又凉爽的记忆。

麦田在两岸，河风轻拂青绿摇曳，牧民的欢歌声隐现在耕耘的希望里，日中时分烈日炎炎，避在阴凉田埂处枕着麦穗休憩，一缕沁人芬芳慰藉劳作的辛劳，晶莹的汗珠顺着黝黑朴实的脸颊滚落，唱响一曲无声的劳动号子。

夕阳下炊烟袅袅，牛群结束一日自由散漫的生活，摇着尾巴慢慢挪步在回家的路上，流连于这步步入景的恬静风光。远处白色藏房内孩童嬉戏打闹，你追我赶，慈祥的老人坐在门前捻着佛珠宠溺的望向院内，那眼神似曾相识令人动容。

夜幕降临，万籁俱静，唯有水流声声声不息，像在诉说巴姆女神历久弥新的远古传说，月光下河水的波光闪烁，像星星眨巴着眼睛，静静聆听大自然吟唱的摇篮曲。

缥缈。高秀清 摄

|川|西|散|记|

岚安公路

◎杜明权

听说，登上泸定县岚安古寨近旁的一座高峰，就能够看见白雪皑皑的贡嘎山雪峰。我为这一信息，一夜激动不已。岚安古寨坐落于半山腰，在大渡河边的国道上，抬头往对面的山上看去，其实，仅仅那半山腰，就已经高悬在天际了。岚安古寨是川西茶马古道重镇之一，曾经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途径那里，并建立了苏维埃政权。

次日，从泸定县城出发，如果驱车三十余公里，很快就能到达康定城。一路山势雄伟，奇绝险峻，大渡河波涛滚滚，搅动着，奔涌着。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高速路建设的步伐，遇水架桥，逢山钻洞，我们一路叹服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奇异非凡，也无不惊叹我们人类正巧夺天工。

几辆小车行至一个加油站，都加满了油，但我们对行走路线发生了分歧，短暂商议后，决定先顺路登岚安古寨，抓拍贡嘎山雪峰后，再去康定城也不迟。

调转车头，越过岚安大桥，从河底驱车，一路谨小慎微地向古寨攀爬，水泥公路弯弯曲曲，附在绝壁上蜿蜒而上，恐高症袭来，让我不敢往侧边看。车辆一路走走停停，有了取景的好地方，我们就歇一歇，架起相机，抓拍沿途壮美的景色。视野广阔，极目远眺，远远近近，朵朵白云萦绕着座座山峰。我小心翼翼地猫在护栏边俯瞰，来路如蚯蚓盘绕在直上直下的峭壁上，大渡河有如一条细带，在山脚之下，向东南流淌而去。

车辆继续攀升，17公里的悬崖路，爬了2个来小时，终于来到了海拔2000余米的岚安古寨。出乎意外，眼前呈现出一片小平原，土地平旷，屋舍俨然，岚安乡政府坐落于此，居然有一个乡的人在此生息。山上还有座座山峰，此情此景，令我兴奋惊讶不已。场镇上有好几百居民，周围还有好几个村庄。正是暑假期，乡小学放假，校园一片安静。更令人惊异的，是古寨里有一名学生，今年考上了清华大学，听说最近几天央视记者还要下来采访，真正是深山里飞出了金凤凰。还有两位年轻人小于和小王，在川东北的某所学校工作，放暑假回到了家乡，协助父母劳动，我内心突发“千里姻缘一线牵”、“他乡遇故知”的奇妙感觉。我们握手，格外亲切，互加微信，小于还毛遂自荐，愿作我们的向导。正巧他们家都开了农家乐，我们分成两拨人，安排到两家去吃住。此地偏远却绝非闭塞。

薄暮，洁白的云雾睡在高高的山顶。气温10来度，凉风拂面，好似川东的初冬，饭后，我换上了冬装。夜晚，大家正与主人家亲切闲谈时，倦意向我袭来，洗漱归一，枕着幽幽山泉鸣唱，盖上厚厚的棉被，早早躺下，甚感舒适温暖。凌晨三点醒来，倦意睡意尽消，披衣下床，小院信步，空气甜润，流水叮咚，明月美丽如花，绽放于云层间，澄澈的光亮描画出天边群山壮阔蜿蜒的轮廓。

回到这个洞窟似的屋子里，我的心一片空旷。我的飞机我的任务还有我的死得很惨的伙伴，都淡成了一片轻烟，正在寒风里迅速飘散。我闭上胀痛的眼睛，一片彩色的雾升腾起来，我觉得自己好像真的是与那个叫香格里拉王国有很深的姻缘。

有风吹过树林的声音，沙沙沙沙，雪在风里打旋与落地。我感觉到寒冷从脚底升起，直到手心。我抬起头，老阿洼沉默地站在冰墙前，那是广阔无边的冰原，风贴着雪地扫过，空中纷纷扬起的雪花在阳光里闪动。

他说：“部落快过大冰河了。”

我眼前的雪原都是一个模样，看不出哪里是大冰河。我的手在火炉上摸索着，想摸出点热气来。冰冷的，好像火炉也让这无尽的酷寒冻住了。老阿洼才想起没生火，笑了笑，就蹲下来，在炉膛内加了些干牛粪，又倒了些油，点燃了火。他回头问我，想不想喝咖啡，他有刚磨出的咖啡豆。

咖啡的香味在屋子里飘散开来，我们的身上才暖和起来。

冰墙更加冰冷了，外面的阳光瞬间消失了，沉重的黑雾又侵点了整个天空，原野又展现出了它冷酷的原貌。老阿洼手掌在冰墙舞动，遥远的地方被拉近再拉近。

我终于看清了那条灰蛇似躺卧在雪地上的大冰河。

不知从何方飘来的灰雾，沉甸甸地压在冰河的脊梁上。弊闷了许久的河水，在蛋壳般薄脆的冰层下喘息着，声音嘶哑。

部落的篝火又亮起来了，火光也染上了一层灰色。

寂静无声，牛羊一动不动立在雪地。雪花堵塞了它们黑洞洞的眼窝，也懒得眨一眨。狗疲惫不堪地蜷缩成一团，歇下来的人懒洋洋地望着喘息的火，望着茶锅上飘散的热气。

夜色驮着沉重的雾气，悄悄笼罩了整个河岸……

“死了，全死了！”洛桑老爹双眼让酒浸泡得通红，举起扎年琴忿忿地说。

没有谁吭声。

“唱歌吧，小伙子们，你们的腿还有力气的话，就跳起来吧！不要辜负了佛主赐给我们的双腿和歌喉。”

他的手指在琴弦上跳动，脸颊通红，一串欢快急越的声音流水似的淌了出来，又无声无息地流进了一个深深的地洞。四周仍然死寂，洛桑老爹火了，举起仍在嗡嗡鸣响的琴，浑身颤抖起来。

“死了呀，阿洼人死光死绝了呀！”

他狠狠把碗里残存的酒吞干净，碗扔到雪地里，眼内满是粘湿的东西。哦哟哟，这该死的天气呀！还是弹支忧伤的曲子吧。

河对岸刮来了寒透骨髓的雪风，带着嗡嗡的响声，把浓浓的雾气撕得粉碎，畜群惊慌地挤成一团，碰撞着，践踏着。狗跳来跳去恐惧得吠声也走了调。人们像是感染了洛桑老爹的琴声，皱紧愁苦的眉头，让雪风舔净脸颊上的浊泪。忧怨悲伤的琴声在雾气里撞来撞去，撞破了漫天羊毛般的雪花片。

小说连载 香秘

黑雾

◎嘎子

帕迦没理睬这几个傻公羊，冷哼了一声，悄悄朝一头褐斑纹的公牛背上砸了一拳。牛低着憨实的头颅，喷着白雾哼哧哼哧踏上了冰板。冰板哗啦颤了一下，似乎在下沉。牛一惊慌便站在冰板上不动了，哗啦啦几声脆响，冰板裂开了，人们眼睁睁看着那头公牛吐着气泡，让翻起来的乳色雪水吞没了。

“别弹了，烦死人了！”泽仁帕迦那沙哑的嗓音在吼。琴声停下了，人们隐隐感到耳膜有些胀痛。

帕迦踏着厚厚的积雪，在河岸徘徊。积雪在他脚下咕咕呻吟，他立在岸边望着冰面上的浓雾，气愤地踢了一脚。飞溅的雪粉惊醒了一只躲在雪窝酣睡的乌鸦，撒播一片哇哇声朝对岸飞去……

“妈的，就你们有翅膀！”帕迦嫉恨得舞了舞拳头。

部落是昨日上午来到冰河岸的。那时，雪停了，风也闭了嘴。朦朦胧胧的天空敞亮开来，有晴起来的迹像。心已经冷了的阿洼人欢呼起来，都觉得有盼头了，马上就会走出这片雪原了，都朝向岗嘎神山的方向煨桑磕头。畜牲们也有了精神，此起彼伏地吵嚷不停。几个胆子大的小伙子，牵着马就往冰板上走。

“回来！找死的东西！”帕迦看着他们，脸膛都急红了。

小伙子们斜眼看着这个矮小的头人，嘻嘻哈哈地吵闹着，站在河岸没有走了。马蹄不服气地刨着雪窝。

“你们耳朵聋了吧！”帕迦指指死气沉沉的冰河。河面隐隐传来隆隆的声响，地面轻微地颤动了几下。

“头人，你没看见天快晴了吗？”

“过了河，牛羊还能找到草吃呢！”

帕迦没理睬这几个傻公羊，冷哼了一声，悄悄朝一头褐斑纹的公牛背上砸了一拳。牛低着憨实的头颅，喷着白雾哼哧哼哧踏上了冰板。冰板哗啦颤了一下，似乎在下沉。牛一惊慌便站在冰板上不动了，哗啦啦几声脆响，冰板裂开了，人们眼睁睁看着那头公牛吐着气泡，让翻起来的乳色雪水吞没了。

小伙子们惊恐得伸了伸舌头，缩紧了脖子。

“走路得看路，不然就是找死！”帕迦甩了甩鞭子。

整整一天了，部落的人们寻遍了河岸，用石块狠狠砸冰板也没找到一处厚实的，能渡河的地方。天暗黑下来，丧气的人们拖着疲惫的身回到了篝火旁。

浓雾就在此时又压满了冰面。不久，大片大片的雪花又落了下来。

“老婆，酒！”帕迦嘶声喊叫。

老婆给他倒满了浊黄的酒，他一口没沾，揪心地望着雪花一片片地落进碗里。他端起酒碗，又狠狠泼进火里。火焰醉了酒，兴奋得红亮，一窜老高，烤烫了密密匝匝的雪雾。

他似乎听见浓雾深处，隐隐约约传来几声狗吠。老婆却说是狐狸的叫声，她在岗嘎尔山脚常听见这种声音。

“洛尔丹，洛尔丹！”

“头人，你叫我？”

帕迦歪着头，瞧着双眼惺忪提着袍带的小伙子，心里便有了气。他冷哼一声，把嘴里的什么东西吐到地上。

“头人，是你叫我？”小伙子一双光脚片让早晨的冷霜刺得青紫，脸上却挂着诡秘的笑。帕迦嘴里嘘了一声，挥挥手，用一块石头堵死了早就冰冷的火膛。

“穿好衣袍叫部落的人出发吧。”

“过河？”

帕迦望着僵硬的河面，沉默着。他嗅到了一股酸味，雪雾的酸味，心里有些闷，就掏出鼻烟壶抖了一撮烟，使劲嗅起来。

部落里响起了一片吆喝声，畜群聚拢了，帐篷收起了，碰碰撞撞地沿着河岸出发了。拥挤、吵嚷、诅咒，伴着狗不停的狂吠，疲惫不堪的部落又走了一整天，歇在了一片冻得硬梆梆的沼泽地上。牛羊在冰雪下刨出了枯硬的草根，便安静下来。

人们关心的是那条铁墙样堵在前方的大冰河。

河面在这里拐了个半圆形的大弯，分出好几条细细的叉流。寒冷趁势把河面冻得结结实实，连冰底一丝细小的流水声都捂得严严实实。漫天抛撒的雪片，把冰河与荒寂的野地连成了白茫茫的一片。

帕迦举起一块沉重的大石头，狠狠砸在冰面上，只留下几个白点子。他朝冰面吐了口唾沫，又砸了几下，手抚着砸出的白色，突地哈哈笑了。

“菩萨终于开眼了，妈的，是死河！”

“头人，可以过河了？”洛桑老爹问。

帕迦望着河面沉沉的黑雾，脸又阴沉了。他回头喊：

“洛尔丹，洛尔丹！”

无人应，却有人哈哈笑。

“叫洛尔丹呀？头人，那头骚公牛正爬在母牛背上呢！”

“妈的，狗屁！”帕迦刨开了人群，瘸着腿，脸胀得通红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|乡|土|器|物|记|

火钳

◎黄孝纪

火钳是手的延伸，更是灶的伴侣。

村里砖砌的正灶，每个日夜总有一把火钳不离不弃。闲时，它躺在灶台面上，或插在灶灰坑里，甚至就扔在灶门口的宽条凳下面，与干柴炭块为伍。乌黑修长的两腿，一对大耳朵，一个铆栓，构成了它身体的全部。在一只手的操控下，它张合有度，灵活有力。自从铁匠给了它生命，一个户主神色满意地欣赏它，相中了它，把它领回家，带进了堂屋，它就一眼爱上了这户人家的砖砌方形灶台，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。它从此默默地履行职责，消磨自己的身体，无怨无悔。村人给了它一个亲切的小名，夹钳。

灶膛里柴火熊熊。灶门口卧放的一块方砖上，搭着比手臂还粗的斧劈柴，有时是手指粗的干树枝。干柴的前头伸进了灶膛内，热烈燃烧。长长的火舌舔着锅底，从灶门口窜出来，带着烟尘。灶上的鼎罐，或在烧水，或在煮饭，或者喷香的米饭已经煮好，换上了乌黑的双耳菜锅，一团雪白的猪油在锅底快速熔化，刺啦啦炸响。在八公分村，一年四季，一日三餐，这样的场面在每一户人家重复上演。

深秋，冬天，初春，天气寒冷。这个时候，我家灶门口的宽条凳上，必定紧挨着坐了一家大小，热烈的火光把脸面映红，暖意融融。当中的一个人，母亲，父亲，姐姐们，我，多数时候是母亲，手拿火钳，随时掌控灶膛里的动静。火太大了，夹着干柴拖出来一点。干柴烧得只剩灶门口巴掌长的一小截，夹了送进灶膛内。火子柴灰满了，燃得不旺，冒烟，火钳伸进去，搅动一下，扒一个小窝，火苗顿时就窜了上来。父亲爱抽土烟，这时省得划火柴，拿了火钳，夹一粒绯红的火子，伸向烟斗，嘴巴吧嗒吧嗒吸起来，很享受地吞云吐雾。

记得上小学，下雪结冰的日子，我和伙伴们经常手中提一个火桶去学校。小小的火桶里，有一个瓦钵子，里面夹了红亮的柴火子。上课下课不时烤烤手，身上就暖和了许多。也有的同学在火桶里添一把干茶籽壳，搞得教室乌烟瘴气，被老师勒令提到外面去。

那时家里有喝早茶的习惯，伴嘴的东西常常是一碗腌萝卜，几个烤得溜糖的红薯。有时，母亲拿出三两块圆圆的烫皮，火钳夹了，一块一块在火子上反转着煨烤。宛如团扇的烫皮煨得金黄，鼓起密集的小米泡，浓香扑鼻，酥脆诱人。这是村人日常的茶点，也是待客的上品。用火钳在灶里扒一个坑，放一个白皮红薯进去，掩上火子，也是贪吃的我们爱干的一件事情。于今忆及，仍口有余香。

接近年关，楼上原本堆得满满的干柴火已经空落很多。先前预备好，码放在卧房一角的炭块，犹如一饼饼黑色的大糍粑，这时派上了用场。烧炭火的日子，少了烟尘，一番晒扫过后，家里干净了许多。炭火耐烧，火力大，生火的时候，往往在灶膛里夹带放几块敲碎了的青石，经过一昼夜的焚烧，成了生石灰块。在一日三餐之间，炭火空着。为节省炭，母亲从水田里挖一锄泥巴，拿火钳夹了一团团的湿泥，糊上厚厚的一圈，只在炭火中央留一个拳头大的圆孔。炭火上的泥巴腾起浓浓湿气，小孔里扯着微弱的火苗。

杀猪过年，火钳起到了烙铁的功能。火钳插进炭火，隔一阵拔出来，已是两腿通红。按在猪肉皮上，慢慢烫过去。焦烟腾起，猪皮蜷曲发黑，吱吱作响，冒着油脂，散发刺鼻的焦臭。火钳也随之发黑，复又插进炭火。如此再三，直到猪肉都烫了毛。为防伤人，用后，灼热的火钳插进水里，发出尖锐响亮的淬火声，窜起一股浓烟。

据说在盛夏的夜晚，常有成人打着手电，拿了火钳到水田里夹泥鳅黄鳝。那时我尚年幼，可惜未曾亲历。

一把火钳在家里往往要用上许多年，两条腿消磨得瘦小，短了一大截，仿佛年迈残瘸的老人。看着这样的火钳，不免心生感慨。